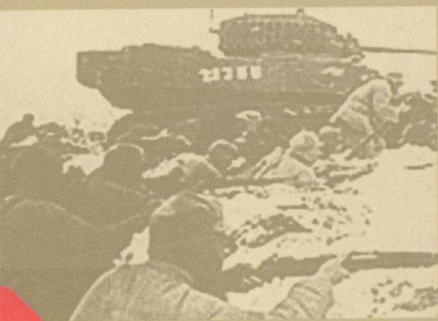


黄埔将帅

血雨腥风篇——中原狂飙

(下)



当代世界出版社

黄埔将帅

血雨腥风篇——中原狂飙 (下)

主编 陈锡增 廖隐邨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埔将帅 / 陈锡增编.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1

ISBN 7-80115-170-4

I. 黄… II. 陈… III. 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9130 号

黄埔将帅

血雨腥风篇——中原狂飙 (下)

主编 陈锡增 廖隐邨

*

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 字数: 4100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0115-170-4/K · 46

定价: 478.00 元

抵命令，限该军于当日下午五时轻装出发，经潘塘镇、张集、房村，不顾一切牺牲、钻隙迂回^①向大许家突进，并限次日正午以前攻占大许家，为兵团攻击前进扫清障碍。当然，邱清泉和我也明知道第七十四军无法完成任务，但因蒋介石命令綦严，为了摆脱自己的干系，也就不得不如此了。所以当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在出发前用电话问我是不是令其孤军深入时，我当时没有什么话可以解释，只得把责任推到蒋介石的身上。我对他说：“这是总统的命令，不去就要军法从事，邱司令官也知道很危险，但没有办法。”果然，该军刚前进到潘塘镇东南（张集）附近，就和解放军发生遭遇战。战斗一开始就空前激烈。据当时获得的文件证明，当面的解放军系第二、十一、十二三个纵队（番号记忆或有错误），作战企图是准备于当晚12时以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袭击徐州飞机场，并确实占领之，以截断国民党军与南京徐州间的空中交通联络。激战后不久，第七十四军因伤亡重大，兵力众寡悬殊，于当晚被压迫收缩到潘塘镇占领阵地，右翼与柳集第十二军第一一二师于一凡联系，顽强抵抗，于是就形成了潘塘镇战斗。

潘塘镇战斗是国民党军增援黄百韬作战的一个关键战斗，如果潘塘镇失守，第七十四军就被歼，不仅徐州不保，而且邱、李两兵团的后路也会被截断，那时就是插翅也难逃了。因此，潘塘镇战斗刚一发生，邱清泉就惶惶不安，一是因第七十四军非自己的基本部队，战斗力比较薄弱，怕抵抗不了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一是怕第十二军之第一一二师师长于一凡在情况危急时乘机起义。所以他一夜未睡，亲自用电话调度指挥。第二天，战况更为激烈，第七十四军阵地之一部几度被解放军突破。同时原第一〇七军第二六一师孙玉田部在柳集南陈桥被解放军击溃，纷纷向柳集方向撤退。邱清泉更怕他乘机扰乱后方，

① 有的文章说是翼侧迂回。

乃急将原在霸王山担任徐州西郊守备的第七十军第三十二师调到柳集附近监视孙玉田，不准继续北撤，勒令他在二陈集联系第一一二师于一凡参加对解放军作战，并亲用电话要求徐州空军派飞机轰炸扫射。到16日下午，解放军已进至第七十四军主阵地前约100公尺外，实施对壕作业，情况更为紧张。邱清泉向我说：“现在预备队都用光了，到晚上敌人对邱维达必然会发动更猛烈的攻击。邱维达顶不住，怎么办呢？”当时我也怕第七十四军被解放军击溃，影响全局作战，于是建议将第七十军第九十六师由鼓山、狼山阵地抽调下来，即日用汽车输送到第七十四军及第十二军接合部增援作战，第七十军正面暂取守势。黄昏前，邓军林到达潘塘镇村后攻击准备位置。是夜，激战通宵，溃回之第二六一师孙玉田部也参加了战斗，第一一二师于一凡方面战况尤为激烈，几度曾发展为逐屋争夺战。到17日拂晓，解放军因见国民党军增援部队业已到达，乃作有计划的撤退。邓军林见有机可乘，当即展开猛烈攻击，用装甲车掩护，突入十多里后才停止。至此，潘塘镇战斗结束。

因为潘塘镇阵地未被解放军攻破，第七十四军也未被消灭，所以徐州得到暂时稳定。邱清泉为了要标榜自己的“战功”，于是就捏造战况，通电告捷，说进攻潘塘镇的解放军被第二兵团猛烈反击，歼灭大部，于17日向后撤退，溃不成军。徐州“剿总”及南京国防部为了振奋人心，也就正式宣告“潘塘镇大捷”，尤其是徐州“剿总”煞有介事地在大街通衢鸣放鞭炮庆祝。南京国防部更发动组织所谓慰劳团，携带大批现洋，到潘塘镇柳集一带进行现场慰劳，表彰第二兵团所谓“战绩”。其实究竟“捷”了一些什么呢？连邱清泉自己也作不出答案。正当潘塘镇宣告所谓“大捷”的时候，第七十军正面之解放军乘虚攻击，一举而将鼓山阵地攻陷。第七十军不得已又将增援潘塘镇方面作战之第九十六师邓军林调回。邓部到达目的地时业已入暮。鼓山系第七十军阵地锁钥部，居高临下，可以瞰制该军全阵地，如果

鼓山阵地不能控制，狼山阵地也就不能固守。因此，当邓军林回到目的地后，邱清泉立即用电话命令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开始反攻，恢复原阵地。高吉人当时一方面因该军历来不惯夜间攻击，一方面因邓军林刚由潘塘镇方面调回，对鼓山的敌情均不明了，所以要求第二天拂晓后开始攻击。邱清泉大怒，认为高吉人是有意违抗命令，严令非立即反攻不可。而高吉人自以为是杜聿明的老人，根本就没有把邱清泉放在眼内。因此，两人在电话中大吵起来。高吉人质问邱清泉说：“如果逼令夜间攻击，失败了影响全军，阵地崩溃，谁负责？”邱清泉厉声说：“如果打败了，你死在那里，我死在这里！”两人僵持不下。最后邱清泉气急败坏地把电话一摔，向我说：“你去跟高吉人讲话吧！要他立即反攻，把鼓山阵地拿下来！不然，我就杀他的头！”我见邱清泉怒不可遏，不便当面通话，当即回到自己的房间，劝高吉人接受邱清泉的命令，立即部署攻击。高吉人根据上述理由，坚持不肯。不得已，我只好找邓军林直接通话，向他说：“你是杜老总的老人，现在已到了党国生死存亡的关头，你必须尽忠效死。鼓山是我们阵地的锁钥部，如果不立即恢复，就会影响整个战局，应该执行司令官（邱清泉）的命令，马上开始攻击！”邓军林当时在电话中也申述不敢立即攻击的苦衷，主要是鼓山情况尚未侦察清楚，无法部署攻击，保证于次日拂晓后即开始反攻，并保证将原阵地恢复。我回报邱清泉，伪称邓军林正在部署攻击，一俟部署完毕，立即开始行动^①。至此，这一场风波，总算表面上得到平息。

11月25日，南京国防部所组织的所谓“慰劳团”由团长方治、副团长国防部新闻局（新闻局原称政工局，在战役中更名，故此书两种称呼都有）局长邓文仪率领，到达柳集对第二兵团部队官兵进行现场“慰劳”。“慰劳团”一行共三十余人，其中有参政员、立法委员、

^① 邓军林说是他向邱清泉申诉的，见本书邓文。

新闻记者、上海工商界所谓“要人”、美帝新闻处军官、国防部新闻局处长等，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政工处成员，也临时参加了“慰劳”。慰劳团携带的慰劳品，主要是现洋，无论官兵一律慰劳现洋二元，这又给国民党军主管官员一个贪污发财的机会。在战况紧张发放不及的借口下，有的将领到的现洋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企图乘机吞没一部或全部。

“慰劳团”到后，邱清泉当然绘影绘声地大吹大擂一顿。他的原意是让“慰劳团”只在兵团部慰劳一下，就算了事，但“慰劳团”并不了解“潘镇大捷”的内幕，以为第二兵团果真击溃了解放军三个纵队。他们想像潘塘镇必然到处断瓦颓垣，破壕残垒，弹痕累累，血渍斑斑，因此，要求我陪同他们到第一线去参观所谓“大捷战绩”，这使邱清泉大吃一惊，慌忙说：“第一线能去得了吗？出了危险，谁负责任！”但又无法拒绝，只得一面指示由我出面，向“慰劳团”部分成员提出警告，说“第一线阵地上常有敌人打冷枪，不能去，去了就有性命危险”，一面亲自用电话部署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予为准备，限制“慰劳团”只能在军师部进行慰劳，不得派人陪同到第一线去参观，以此掩盖事实真相。

还在17日第七十军第三十二师增援潘塘镇作战时，该师第九十五团曾在柳集石碑附近一个村庄内，与解放军一个营遭遇，俘虏了解放军战士三四十人，当时邱清泉向徐州“剿总”报捷，捏造为歼灭解放军一个整营，枪支武器齐全。就在当日晚，该团一个连在柳集西南方之崔庄，被解放军围攻。因电话联络中断，情况一度混乱，后来该团有一通信兵自告奋勇冒险接通有线电话，使该团了解到崔庄情况，派部队增援，将围攻崔庄的解放军击退。本来潘塘镇战斗是由于第七十四军邱维达、第九十六师邓军林及第一一二师于一凡等的顽强抵抗，使邱清泉才得以通电告捷的，但在战斗中除邓军林在追击时，缴获了迫击炮两门，步枪十余支外，其他如邱维达、于一凡等不仅一无

所获，而且伤亡重大。现在“慰劳团”要找出典型，进行现场慰劳，参观所谓“大捷成绩”，怎么办呢？于是就“李代桃僵”，将没有参加潘塘镇战斗的第三十二师作为对象，假以该师第九十五团通讯兵某某作为典型，组织“慰劳团”的新闻记者及国防部新闻局话剧宣传十三队队长应昂等^①，给通讯兵某某及第三十二师师长龚时英、副师长贺知诗等大量拍照。为了使“大捷战绩”的真实性做到“天衣无缝”，龚时英按照邱清泉的旨意，向第九十六师借来过去缴获的各种枪支二百余件，作为自己在这次战斗中所缴获的“战利品”当众展览照相。依邱清泉自己的话说：“这是因为第三十二师刚刚成立不久，没有‘战功’，以此来培养龚时英，提高第三十二师官兵的斗志。”尤其滑稽的是12日国民党军进入萧永地区陈官庄包围圈后，第二兵团突然接到国防部通令，正式授予该通讯兵某某“青天白日勋章”。在兵团部授勋时，龚时英遍找该兵不着。经查，这个通讯兵在进入包围圈后，因粮食缺乏而发牢骚，被第九十五团团团长袁子浚加以“共产党”的罪名秘密活埋了。不得已，龚时英就临时找了一个士兵冒名顶替接受了这枚“青天白日勋章”。

垂死挣扎 全军覆没

（一）“战将”不救，会寒“将士”之心

12月2日下午，第二兵团各部队由徐州突围，陆续到达萧县、永城之间的倪楼、倪阁、张庙堂、左砦、陈官庄、青龙集等附近地区。下午二时左右，邱清泉和我到达孟集。因连日来部队日夜急行

^① 据查，应昂当时已调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政工处当科长。

军，疲惫不堪，同时部队与部队间发生互相穿插，建制紊乱已极。邱清泉决定令各部队就地停止，略事休整，再行前进。大约在三时左右，突然接到侧卫部队第五军第四十五师郭吉谦在襄山庙发出无线电紧急报告，说被解放军第九纵队三面包围，发生激战。邱清泉深恐郭吉谦被歼，当即电话命令第七十军第一三九师派出一个团前往增援。入夜后，解放军压迫更紧，激战通宵，郭师据守之阵地逐渐缩小，形势危殆。三日上午，邱清泉又命第七十二军余锦源派出一个师前往增援，攻击解放军的侧背，掩护郭吉谦从襄山庙突围。当邱清泉作出这一部署时，我为了逃避灭亡，曾表示激烈反对。我说：“郭吉谦原系掩护部队，任务就是极力与敌人发生接触，阻止敌人追击，掩护兵团主力安全撤退。现在襄山庙与敌人发生激战，是战场上一种极其正常的情况，同时大兵团转进，掩护部队遭受一些损失，也是必然的趋势。不如乘郭吉谦钳制了敌人的时候，兵团主力趁日继续向西急进，俟通过亳县、永城间地区，脱离危险界后再停止，整顿态势并令郭吉谦突围。如果现在命令大军就地停止，并派部队增援，反成为主力掩护‘掩护部队’了，岂不正中敌人之计，将来必然会和黄百韬一样，被敌人重重包围，造成全军覆没。”邱清泉坚决不同意，他说：“牺牲别人可以，郭吉谦和邓军林是我的战将，在苏北、鲁西、豫东一带屡立战功，如果今天不将他救出重围，将士会寒心，都会骂我没良心，将来会有谁为我作战呢？”当时第五军军长熊笑三、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第七十二军军长余锦源以及其他中上级指挥官等也纷纷提出反对，大家互相质询，为什么掩护部队刚与敌接触就要派部队增援，坐使几十万“大军”停顿不前，等待敌人追击？但邱清泉仍我行我素，坚持非将这位“战将”救出不可。正在此时，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的亲启函电，限令向濉溪口方向攻击前进。于是邱清泉徘徊犹豫，不进不退，指挥几十万“大军”钻入人民的天罗地网，束手就缚。

3日下午2时左右，郭吉谦在襄山庙用话报两用机对我说：“第

四十五师自遭受九纵队猛烈攻击以来，伤亡重大，现在已被迫放弃了一部分阵地，如果不派部队增援，就有被击破的危险。”当时我本想说将邱清泉的处置明白告诉他，增加他顽强抵抗的勇气，但又恐在话报两用机上泄漏了军事机密，于是用隐语回答他说：“已派了两个大的东西前来（指两个师，其实只派一个师），你可以和它密切协同，内外夹击，将当面敌人击溃，突出重围。”郭吉谦当时听到邱清泉已派了两个师救他，兴高采烈，在话报两用机中，连呼“OK！OK！”

由于第二兵团派部队增援郭吉谦，在原地停顿两天，不进不退，使解放军得以从容赶到永城东北地区，截断国民党军向西逃窜的退路，致使国民党军原来所认为的安全地带也变成了前方。因此，到3日晚10时左右，驻在孟集西北侧地区倪阁的兵团部独立旅王屏南部即被解放军围攻，战斗不到一小时，就全部被歼灭了，连增援也来不及。接着驻在孟集西侧地区倪楼的第五军第四十六师也遭受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不久，师长陈辅汉负伤，不能督战，形势更为危急。倪楼系与孟集毗连，当时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及第二兵团司令部都驻在孟集。大概是有人以为高级司令部所在地就可以保险吧，所以车辆、散兵游勇以及随同逃走的所谓“难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聚集在孟集的周围，无形中把孟集团团围住。倪楼战况越激烈，他们就越感到恐慌，越到处乱窜，人声嘈杂，火光冲天，到处乱喊“抓八路”。其实解放军并未到达孟集，不过是散兵游勇自相惊扰，借乱叫乱嚷来壮壮胆而已。当时我为了稳定混乱局面，曾亲自指挥战车团团长江志华派出战车两辆，在孟集与倪楼间交替来往巡逻，阻击解放军接近孟集。殊不知战车官兵更胆小如鼠，一面巡逻，一面乱开机枪，流弹落在孟集村庄内，造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情况更形紧张。邱清泉在这种情况下，也一筹莫展。于是他又立即电令刚由襄山庙突围的第四十五师当夜西开孟集，策应第四十六师方面作战。为使第四十五师行动迅速，当时还派一上尉参谋，在孟集东门外守候，

传令该师火速开赴倪楼参加战斗。由此可见邱清泉是如何的张惶失措。

(二) 邱清泉的硬攻也是徒劳

第二兵团在12月6日王庄军事会议决定放弃突围计划后，7日就继续向南攻击。因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在会议上曾坚决主张向南硬攻。第七十四军军长曾申明“包打”，所以在兵力部署上就以此两军为主攻部队，一同攻击，并肩前进。

第一天，第七十四军攻击魏窑西南一个小村庄，第七十军攻击鲁楼南侧地区之李楼。如果真正行真面目之攻击，两个军协同行动，以一个军的全力攻击一个村庄，当然可收攻击之效。但第七十军接受任务后，在邱清泉另一指示下，仅作攻击准备，不立即开始攻击行动，唯一的理由是要等待第七十二军攻击鲁楼奏效后，才能对李楼开始攻击。李楼与鲁楼是相毗连的村庄，两村可以南北互相呼应。早一日，第七十二军之一部就已向鲁楼开始攻击，因解放军坚强反攻，攻击遭受顿挫。就军事常识来说，如果对鲁楼及李楼同时进行猛攻，至少可以迫使两处“敌人”独立作战，不能互相策应，这样不仅使自己的攻击效果事半功倍，而且可以减少伤亡。但一贯以“战略家”自居的邱清泉偏不如此，坐使第七十二军在解放军得以随意增援下，攻势屡遭顿挫，一直到9日将第七十军第九十六师一部加入战斗，才侵占鲁楼并开始向李楼攻击，但较第七十四军方面推迟两天。由此可见邱清泉主张向南硬攻怀的是什么目的。第七十四军虽然做到了按时开始攻击行动，但由于本身战斗力薄弱，虽有炽盛火力，以一个军的兵力攻击一个小村庄，仍然遭到了挫败。于是这两个主攻部队之间互相埋怨起来，第七十军埋怨第七十四军战斗力太差，以一个军的兵力，攻占不了一个小村庄，实在太不中用。第七十四军则埋怨第七十军迟迟不开

始攻击，使解放军的压力全部加在它的头上，使它挨打。这就是邱、高等坚决主张向南硬攻第一天的结果。

11日，邱清泉决定再作豕突狼奔，命令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在鲁菜园亲自督战，指挥第三十二师龚时英向窰凹攻击。在炽盛的炮兵火力掩护下，该师副师长贺知诗亲率一个团，突破窰凹阵地，冲入窰凹村内。这时，他见解放军猛烈反攻，一人仓惶向后逃走。正在激战中的官兵见副师长逃走，于是相率奔溃，致窰凹阵地得而复失。后来高吉人令第九十六师派一个团加入攻击，才将窰凹阵地再度占领，但伤亡重大。邱清泉闻讯大怒，立即将贺知诗的副师长职务撤掉，改任该军高级参谋，并责令龚时英亲率第三十二师死守李楼，非有命令，不准退出，违则就地处决。此时邱清泉的“战将”第九十六师师长邓军林倒表现得特别顽强。邓军林一向是以不怕死、猛打、猛冲来取得杜、邱二人信任的。12月2日进入萧永地区包围圈后，各级指挥官因被解放军重重包围，欲逃不得，大家都垂头丧气，只有邓军林例外。他认定，在突围中部队必然会遭受严重损失。依据他的本身条件，如果没有部队，师长职务就不会存在，即算侥幸突围成功，也必会因为战败，任人宰割，倒不如宁在解放军重重包围下，硬拚到底，打开一条血路出去，无论损失如何，还可继续保持师长职位。最主要的是他相信自己能“冲锋陷阵”，有突破重围的把握。因此，12月中旬，攻击王庄时，他自己亲乘战车，突入解放军的阵地，指挥部队冲锋前进。1949年1月9日深夜，国民党军阵地业已全线瓦解，他还准备带一部分残兵冒死冲锋，掩护杜、邱二人突围而走。其实，这种豕突狼奔又能发生什么作用呢？综计第二兵团，从12月4日开始向南硬攻起至15日黄维兵团被歼止，以第十二、七十四、七十、七十二四个军的兵力配合全部炮兵、大部战车以及大量空军之协力，在12天内，仅攻占了窰凹、鲁楼、李楼、长村、孔庄、李明庄、魏小窑、魏老窑、十几个村庄，前进不过两三公里。尽管结果如此，但是邱清

泉仍坚持继续向南硬攻。

还有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怪事，就是邱清泉对于第五军的使用。该军系邱清泉的起家部队，全部美式装备，军长熊笑三是经他一手培植为心膂之寄的人物。第四十五师师长郭吉谦是他自诩与第九十六师师长邓军林併称的所谓“战将”，其他如第二〇〇师系第五军基本部队，第四十六师虽系新编入第五军建制，但经过人事调整，部队已为第五军基层干部所控制，战斗力较其他各军都强。按常理说，在战局紧张关头，尤其是在生死关头、应该将它使用于战场上最紧要的方面。但邱清泉则恰恰相反。当黄百韬在碾庄圩被歼后，第二兵团的任务改为向南攻击，协同黄维兵团作战。邱清泉对于一直不敢使用的第十二军第一一二师，这时也被部署在主攻方面，但对战斗力较强的第五军则仍不肯使用，编为兵团总预备队，控制林冬山、邓家楼一带防线。徐州突围后，除该军第四十五师在襄山庙被解放军第九纵队包围作过一次激战，第四十六师在倪楼发生过一次战斗外，其余全部在包围圈内，自始至终未曾和解放军作过激烈战斗。1949年1月6日，国民党军全线阵地受到解放军猛烈攻击，全军灭亡已迫在眉睫，然而邱清泉宁愿向第七十二军军长余锦源用哀求方式，讨一个团作兵团预备队，也不肯将第五军投入战斗。这种措施，除了牺牲别人、保存自己嫡系部队以外，又能作何解释呢？这只能象邱清泉自己常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三）活够了，死了也值得

12月6日下午，杜聿明在王庄第二兵团司令部召集军事会议^①，讨论突围办法。在计划业经决定，正待实施时却被邱清泉一语破坏。

^① 一说在夏砦。

当时我百思不解，心想：“邱清泉在增援黄百韬作战时不敢打，不愿打，只一味保存实力，坐观成败。12月2日下午，刚进入萧永地区包围圈时，听到李弥继续西逃，不和他协同作战，又吓得那样满头大汗，神色张惶。可是为什么在正式计划突围，可以逃避覆灭时，他偏要坚决反对突围，主张向南硬攻呢？”事后经许多事实证明，才知道他是欲逃不得。第一，他一贯认为解放军只能打10天，如果打到10天，仍消灭不了敌人，就会自动撤退。他这种看法，经过增援黄百韬作战，证明完全是主观臆测，但他并没有因此得到应有的教训。在进入萧永地区包围圈后，又判断解放军充其量不过能打到20天左右。过了20天后，一因粮食不够，一恐国民党军增援，他们必然会和过去一样，自动撤退。如果自己能坚持二十天，不被消灭，就无异打了一个大胜仗。第二，他自从反人民以来，虽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但实际上是挨打多，打人少。无论是苏北、鲁西、豫东的任何一次战役，在战略部署上，他无不是以主力取守势，一部取攻势，每次战后，不论伤亡损失怎样，只要是自已没被解放军打垮，就算打了胜仗，就要捏造战况，大肆宣传。1948年6月的豫东会战，他用这种战法迟迟不进，断送了区寿年兵团，被蒋介石给以记过处分。在徐州东增援黄百韬作战时，他又用这种战法，致黄百韬全军覆没，因而各方面纷纷指责他保存实力，坐视不救。现在受命增援黄维，黄维没有突出重围，自己倒“破碎支离”地逃走，必然会前罪俱发，受到蒋介石的严惩，结果还是难逃一死。因此，当时他的心理上存在着极大的矛盾，一方面怕死，一方面又不敢逃，更没有作死的打算，只是把希望寄托在20天后解放军自动撤退的幻想上，妄图侥幸。最显著的，如12月7日第二兵团司令部由王庄移驻陈官庄时，他一方面大叫大嚷地指挥第七十军高吉人及第七十四军邱维达向南硬攻，一方面又私下和我说：“只有欧洲人打仗最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降，不像我们中国，明知道不能打，也非打下去不可！”又如12月中旬某日，

我和他偶然谈到12月6日王庄军事会议的情况。我对放弃突围计划表示非常惋惜和悲观，他安慰我说：“何必这样悲观呢？即使将来真正总崩溃，几十万散兵游勇如潮水般地向外流，鱼还会有漏网的，难道我们就不能混出去吗？何况我们打败了，还可以到大别山去打游击呢？”到12月19日以后，天降大雪，空投中断，外援的希望既绝，而官兵自动向解放军投降者又日益增多。他知道自己死期已至，原来那种幸存的心理从此就发生根本变化了。有一天，我一人在他的房中，他戚然地向我说：“现在情况已到了绝望的关头，不能不准备万一。将来我万一战死后，你是参谋长，可以代替我指挥。在你指挥时，也要和我一样，指定代理人，免得在情况紧急时无人统一指挥作战。”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我今年已经48岁了，看也看够了，玩也玩够了，什么都享受过，就是死也值得！”当时我见他的情绪这样颓丧，要解劝也不知从何谈起，加以我自己的情绪也如万马奔腾，无法排遣，真是“愁人莫对愁人说”，只好戚然相对者久之。最后，我对于统一作战的问题，觉得不能不表示意见，便说：“古来有一句俗话，食君之禄，应当忠君之事。我受党国培养，当然要为党国尽忠。不过我是军校六期毕业，除第五军军长熊笑三外，其他军长如高吉人、邱维达、余锦源等，资历都比我深，如果我来指挥，必然会事事掣肘。高吉人是第五军的元老，又是杜老总（杜聿明）的亲信，并且久历戎行，作战经验丰富，如果要他来代替指挥，必能胜任愉快。”邱清泉当时考虑了一下，说：“也好，就这样办吧！我死后由高吉人指挥，高吉人死后由舒适存指挥（舒适存是杜聿明的参谋长，第二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到1949年1月6日因高吉人中炮弹破片受重伤，不能亲临第一线督战，同时为了鼓励副军长邓军林顽抗到底，又命令发表高为兵团副司令官，以邓军林升任第七十军军长，准备作最后的孤注一掷。

12月25日左右，邱清泉看到第一线哨兵经常替解放军传递劝降

信，各级指挥官不仅不加制止，反而竞相传观，于是亲下一道手令，严禁第一线哨兵传递任何信件，违者就地枪决。邱清泉的手令虽然是这样严厉，但解放军的劝降信仍然陆续飞到阵地内，各级指挥官照样竞相传观，谁也不肯查问它的“来龙去脉”。到1949年1月1日以后，天气转为晴朗，邱清泉判断解放军必将发起大规模的歼灭战，自己已死在眉睫，因此情绪更为悲观，一连几天，带着第24后方医院女护士陈某到各军去饮酒跳舞，每天醉醺醺地回来后，就蒙头大睡，万事不管，究竟是强为笑欢呢？还是惜别呢？死在临头，还这样的纵欲荒淫，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四）结果是全军覆没

1949年1月6日，解放军的对壕作业已进展到国民党军主阵地前四五十公尺外，有的只相距二三十公尺。这种对壕作业是国民党军的致命伤。因为这种对壕作业，即接解放军阵地散兵壕。对壕掘成后，解放军攻击部队可以不受敌人炮火阻击，沿壕沟攻击前进，到国民党军主阵地前几十公尺处，猝然发起冲锋，一举而突破阵地。这样，就使国民党军所有轻重武器，以至连手榴弹，也失去效用。尤其是在掘壕前进时，更给国民党官兵精神上以极大的威胁。在1948年12月中旬解放军开始对壕作业时，国民党军还能运用一种反对壕作业法来进行破坏（即用少数士兵在轻重火力掩护下，将自己的交通壕战直角逐渐向解放军阵地延伸，将解放军所掘的对壕截成数段，分别包围，各个击灭；或用战车来回压砸，将已掘好的对壕摧毁），现在因为官兵久饿精疲，根本丧失战斗力，只能眼看着解放军的对壕作业一天天接近自己的主阵地，而束手无策。

6日正午左右，解放军全线开始猛烈攻击，炮兵火力也发挥到最高度。解放军正午发动主力攻击，炮兵火力对国民党军炮兵行制压射

击，这是国民党军同解放军作战三年来第一次所遇到的情况，使国民党军一向所恃的陆空军联合炽盛火力的“威力”完全丧失效用。因此，官兵情绪更为紧张，士气更为低落。当天激战结果，据不完全统计，邱、李两兵团被解放军击灭击溃共约 13 个团的兵力。这样一泻千里似的崩溃，不仅所有国民党军的指挥官心惊胆战，即使平时狂妄不可一世的邱清泉，也恐慌万状，终日呆坐在敌我态势图前垂头丧气，自言自语地说：“真正崩溃了！真正崩溃了！”到第二天晚上，战况发展到最激烈的时候，他索性喝得醺醺大醉，用被子蒙着头睡在床上不闻不问。我恐当晚崩溃，向他请示办法。他怒气冲天地说：“让它崩溃好了！”一句话把我僵在床头，进退不得，大概他也感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吧，接着他又委婉地说：“你先去问问情况再说吧！”

到 9 日 10 时后，情况更来恶化。邱清泉为了应付万一，亲自用电话找第七十二军军长余锦源抽调一个步兵团控制在陈官庄，为兵团预备队。他在电话中说：“现在情况紧急，兵团部所有部队都已调空，我想向你讨一个团，作兵团预备队。”我没有听到对方答话，只见邱清泉轻轻地把电话一搁，愁眉苦脸地两手抱着头，呆呆地坐在电话机前，一言不发，上级向下级调动部队，不用命令而用“讨”，这是我在蒋介石集团中二十多年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现象，当时真不胜感慨万端：“这位平时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为什么有围不突，一定要弄得今天这样狼狈不堪，向部下低声下气来讨兵，结果部下仍然是一兵不发呢？”

下午二时，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阵地全线崩溃，邱清泉吓得惊慌失措，连各处室也不通知，就与杜聿明一起带着一个连作警卫离开陈官庄到陈庄^① 第五军司令部去依靠第五军军长熊笑三。熊笑三原系杜、邱二人一手培植起来的人物，尤其是邱清泉倚为心膂之寄。当时

① 陈庄位于陈官庄北一公里处，两庄之间是临时飞机场。